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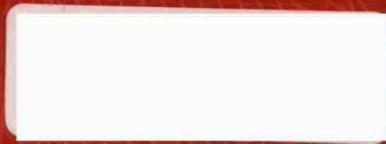


独角兽文丛

02

# 重门

邵丹一著





独角兽文丛

02

# | 重 门 |

| 邵 丹 - 著

(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门 / 邵丹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2

ISBN 978-7-5426-5723-7

I . ①重… II . ①邵…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0092号

# 重门

著 者 / 邵 丹

摄 影 / 祝 勇 余怀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周青丰 王卓娅

装帧设计 / 乔 东 阿 龙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王卓娅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24 千字

印 张 / 6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23-7 / I · 1169

定 价 / 36.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推荐序

门的想象力

重门紧锁，宫闱深禁。光绪帝的大婚之礼如期举行。紫禁城里，一扇扇大门被打开，又被关上。百年一瞬，大清的余韵或者说遗音，在历史的回声里，隐隐可闻。

将历史的重门悄然打开的，是女作家邵丹。这不是一本关于故宫典故的普及读物，也不是关于清廷逸闻的衍生小品。它是一个女作家，通过对故宫之门，乃至北京老皇城之门的叙述和描写，展示她对于门与生命个体、门与民族群体、乃至门与世间万物的休戚与共、相克相生。

生之历程，即是由子宫之门，入墓穴之门。升斗小民如是，皇亲国戚亦如是。

雅致、节制的语言，以尽可能的舒缓和从容、雍容与睿智，摹写彼时彼地的风物与人物，

观照的眸子，却属于一个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才女。很难准确界定这本书的文体：究竟是历史随笔，还是文化散文？说不清，又何须说清？

门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为了开，还是关？这就和现代化的意义，究竟是为了人的解放，还是人的奴役一样，难以回答。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终于，古老中国的最古老的宫殿，迎来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审视、打量、质疑与拷问。

行云流水的文字里，回想着历史的一声长叹！它即是惊叹，更是哀叹。

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它们合在一起，是如此浑然一体，就像历史本身一样。

一本小书，竟然这样风雅成趣，可以把玩于掌中，温婉如玉。这就是好文字的魅力了吧？而再好的文字，如果没有思想，也是枉然。

读而无语，无端想起李白的《菩萨蛮》：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或许就是文字的思想力了吧？只是，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离  
大汉已两千年，离大清，不过百年。

程宝林于美国德州无闻居

2016年3月19日



自序

宫

宫是封闭的，包括在西方。

比如白金汉宫，比如当年各领主的城堡，他们的房间就是他们的高墙，围成了一座宫。他们有很多的窗，可以看外面的世界。

而中国的宫，从原始时代慢慢演化，最后的那座宫，包裹着层层的围墙，只有那些进口或出口的，重门。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宫。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监狱。

宫与监狱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对苍茫大地的主观分割，或者谦逊一点说，主观的界限；而另一个则是芸芸众生里，被无情地切割出去。

《重门》里所写的，是这样一群女性，从进宫到出宫，同时被卷在国家及民族的潮流里，从旧时代，散落到了新时代来临之前的，黑暗，或曙光里。

《重门》这本书写在我青春的最后一年里。此书之后，我长时间陷落在中年人所必须趟过的沼泽里。所谓四十不惑，是由各种磨难而造就的。一旦你看清了自己心中的那座宫，或那座监狱，这就是自由的曙光即将降临的征兆。

《重门》几乎不算是我写的书了。因为我自由了。所有与我相关的，包括我曾写下的，将写下的，每一个字，也因我的自由，而都是自由的。

这本书，是献给我们终将获得的自由的。虽然我明白，中年人谈自由更像是谈妥协，但，相信我，妥协是需要勇气的。妥协可以带来自由。这就够了。我妥协于本书所有的不完美。每位有缘读到这本书的人，请原谅这里的不完美，至少，当年的我，是以蒙昧的真诚写下这本书的。

邵丹

2016年2月18日

# 目 录

推荐序

自 序

——门的想象力

IV - 目录

## 章一

进 宫

大清门 · 坤宁门 · 钟粹门

002 - 那是一座翻云覆雨的门

010 - 大婚奉迎的路线成了话题，这本身  
就是话题

018 - 中轴线如祭品一般，高贵却已死亡

024 - 在路的两端多是牌坊，另一种门，

虚幻的门

030 - 那一种比沙漠还要干枯，

还要零碎的情感啊

章二

水 火

午门 · 太和门 · 乾清门

036 - 那一把把垂名青史的火都

附丽在一座座城的肉体上

039 - 中国历法的偏差越来越大

046 - 中轴线上最繁华却又

最孤独的一点

054 - 半个多世纪未曾开启，

铁锁锈迹斑斑

064 - 在火的宫城，他是一渠弱水

章三

零 点

东华门 · 天安门 · 新华门

072 - 天子满足于常住人间，忘却了归途

075 - 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

081 - 新时代里最崇尚的是利益即时化

090 - 这个古老的文化迫切需要

一个零点

098 - 需要破败到让后人为昔日的

征服者唏嘘感叹

第四章

异数

长春门·贞顺门·西华门

106 - 在一座沉沦的城市里，每个人

都凭借本能寻找未来的方向

112 - 「皇」不过是形容词，

而「彖」才是本质的名词

117 - 她疾走在皇宫后院的裂缝里

123 - 当权力到高点决定消磨一个

生命，一段记忆，一群证据时

132 - 越耻辱就越需要繁华热闹的体面

章五

出 宫

顺贞门·神武门·端门

140 - 自有了一种命运将无限循环，一时间

谁也看不到终点

145 - 一具硕大的尸体上最坚定

又最耀眼的尸虫

151 - 为什么那么用力地笑着？

156 - 新时代的阳光来不及晒干

一颗旧时代的灵魂

169 - 紫禁城不适合春天

跋

172 - 好中的脚印

参考文献

175

章一

进  
宫

大清门  
坤宁门  
钟粹门



## 那是一座翻云覆雨的门

曾经，那座门正中之门券于女人是极吝啬的，过得了那座城门的女人一朝一代中屈指可数。

那是一座翻云覆雨的门。于明朝的朱家是大明门，于清朝的爱新觉罗氏是大清门，于民国的百姓是中华门。

很多城门的名字都刻意雕琢，穷极寓意，偏偏需要这么一座门意义浅白。唯其浅白，天下万物苍生才能明白最基本的政治归属。

“必也，正乎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国安。对于任何一位征服者来说，无论未来的策略为何，最初胜利的标志就是在旧物质上贴新标签，最代表的无疑是易帜，而皇城第一门之易门匾，同样富有象征意义。这个文化最本质最深沉的崇尚在于“易”，易者，变也，天地自然乃至皇权皆以变为本，数千年来，变才是常态。每一次巨变不过是又一次的变。

变来变去，一座城一座门在理论上可以追随无穷尽的朝代更名。据说在新世纪的民主民国，新政人物于权宜之下决定保留旧皇权旧皇宫，但皇城第一门的名字必须立即更

换。人们没想到的是，城是一座千年的城，门是一座五百年的门，而门上的匾额却是物质的、肉身的。任何物质的、肉身的，都是有限的，一块匾额只有两次被利用的机会。当民国的人们翻转沉重的匾额，意欲二次利用，尚未磨灭的“大明门”三字赫然在目。一块无法再被利用的匾额就在人世的翻云覆雨间失落了。新派人物放弃了老式气派的蓝底鎏金铜字的匾额，匆匆代以木制匾额。或许这一次的易匾周折到底显得正名仪式不够堂皇，民国匆匆不足四十年，开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派军阀混战，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帜，着实一多事政权。但又有多少人会知道，民国之后，就连这座城门也终将见弃？历史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机巧，而这一切都是后话。

在还看不到后话的光绪十五年（1889）新春，大清门的正中门券将最后一次为一位女人打开。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除了皇帝、太后及新科的状元而外，就只有三名女性于新婚之夜得以由雪白御道上走过大清门的正中门券。

如今只能在泛黄的老照片里再见大清门了。这座门相对低调朴实，并无台基，亦无重檐。它是走入皇权核心的第一重门，需要低调，才能为后面更高更广更豪华的城门城楼留足仰视的空间。这只是平稳的首音，渐次深入的将是一个个高潮与咏叹。作为与民间的临界处，这座门滋润着人间的气象。门前小小的广场上竖着低矮的白色石栏，门侧还特例恩准而歪了两棵饱满



大清门：走入皇权核心的第一重门

的绿树，像极了普通人家的典型前院里，那一棵为那一家生存提供了基点与标识的树。

如果没有那场由五百五十万白银打造出来的皇家婚礼，光绪十五年就如同老照片里的大清门一样，沐浴在晚春懒洋洋缺乏思绪的寂静阳光里。

震醒古老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是约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一度南北割据的太平天国也于四分之一世纪前被彻底镇压。国家在所谓的同治中兴后，似乎正慢慢重入正轨。一向体弱多病的小皇帝终于两年前开始亲政，并于前一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由朝廷要臣诸如李鸿章等一致同意，挪用军费以重修约三十年前被英法联军连并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及静宜园一起火烧了的清漪园为颐和园，以供太后退政后清玩——似乎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

战争绝对退居二线了。失去一两个小小藩国，疲惫的名义